

节节草儿

——
我的大荒轶事



李伟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爷爷草儿

我的大荒轶事



ISBN 978-7-207-07943-5



9 787207 079435 >

定价：59.00 元

节节草儿

——我的大荒轶事

李伟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节节草:我的大荒轶事 / 李伟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207-07943-5

I. 节… II. 李…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9055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装帧设计:滕国成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阿城制版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mm 1/24

印 张 12

字 数 1500 000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943-5/I·1049

定 价 59.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谨献给——

200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



1968年的冬天

序：

序

一枝一叶总关情

——读李伟《节节草儿》

贾宏图



贾老师的新著

本来李伟也列入了我百名北大荒老知青的采写名单的，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位哈尔滨的老知青能在抚远荒原奋斗了18年，更感兴趣的是那位出身高干家庭的上海姑娘，为什么放弃许多返城机会，跟着他把青春都献给了北大荒。

现在，当我把这本李伟的散文集《节节草儿》翻看一遍后，才明白了李伟对我笑而不答谢绝采访的道理。原来他是准备自己“爆料”的。他是个有写作能力的人，因为我们几乎同时在兵团当通讯员，在当时的《兵团战士报》和后来的《农垦日报》及省内外许多报刊上发表过通讯报道；后来他又致力于农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到省人大之后他又十年磨一剑地编著了那部五百多万字的《世界农业法鉴》，并获得了全省社科成果大奖的编译著一等奖。对这样一位著述颇丰学者身份的领导干部，确实无劳别人为自己树碑立传的。

我以为李伟非要自己写自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生，特别是对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体验，有他自己的看法。说起北大荒的经历，大概没有几个知青能和李伟“叫板”的，那些喋喋不休地叙述北大荒苦难的知青作家们（当然我也在其中），你问他们在北大荒呆了几年，三年五年，顶多八年十年，可李伟竟在那里工作了18年！

在这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李伟当过农工,当过武装连的战士,在团里搞过新闻报道,也在连队里当过指导员,当过农场的办公室主任;在开垦抚远荒原的战斗中,他经历过人和自然拼搏中的所有苦难,在兵团和农场的体制变革中,他也饱尝了世态炎凉。

和多数知青不同,他不是过客,而是主人,他参与了那片土地上的所有斗争和变革,在原始的向荒原要粮的战斗和现代化的农业建设中,他都有所思有所为。他是随上山下乡的潮流来到此处荒原的,他热爱这片土地,并把自己溶入了这片土地里。当大返城的潮流卷过时,已根深叶茂的他并不为所动,并实实在在地在这里安家落户,像当地的农场职工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尽管他可以堂皇地回城上大学,也可以和妻子一起回上海工作。

在李伟的眼里:“北大荒今夜有暴风雪,也有春光明媚的艳阳天。北大荒有困苦、忧愁、磨难,也有歌声、欢乐、喜庆。尽管是那么无奈、荒谬、落后,也有和谐、俊美、文明。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理想、追求的存在,尽管是那么渺茫、盲从,但也常常散发出光和热。”

有了这样的体验,对别人是一惊一乍的痛苦,对李伟来说那是很平常的生活;对别人是生离死别的分手,对李伟来说,人有悲欢离合正如月有阴晴圆缺。

和所有的知青回忆录不同的是,李伟的文章平静如水,平淡如茶,没有痛哭流涕,没有义愤填膺,没有缠绵悱恻,只是淡淡而述,娓娓而谈。从中我们不难感受一个过来人的淡定和从容。语淡而意深,事小而情大,用幽默来化解痛苦,用平静来展示波澜,这正是一种大智慧、大手笔。这正是李伟的过人之处。

《野炊之歌》是篇很有趣的文章,当过知青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在当时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每个知青都是馋涎欲滴的小鬼。李伟竟把当年知青与馋涎斗争的小窍门都写了出来,这带泪的笑,要比带骂的哭要深刻得多。还有那篇《铺·炕·床》也令人难忘,通过在北大荒睡觉地方的变化,看社会的进步和北大荒的发展,

角度独特又充满了生活情趣。《家园之乐》又写了自己在农场和普通职工一样过日子的种种乐趣，也写了平淡生活中的真情。那篇《在绵绵的完达山下——与飞禽走兽相遇的日子里》更是一篇意境高远之作，歌颂北大荒的开拓者应有的保护生态和谐的胸怀。和李伟的《节节草儿》相比，我的知青故事太沉重了，太缺少情趣和幽默了，其实我们当时欢笑的时候，还是比流泪的时候多。经过血与火考验的老战士，是很少流泪的。李伟就是知青中坚强的老战士。

请读者不要误解，李伟并不是一个坚强得感情麻木的人。在他的许多文章中，我们看出了一个沉静内向的人的真性情。《我的十怕》中，我们看出一个基层指导员如履薄冰的工作状态，和对战士的真情关爱；特别是在大返城的潮流涌来时，他自己不走，却为想走的知青“开闸放水”。在《我这一班人》里我们看到这个一把手对班子所有的副手的宽容、关怀、理解和支持。他感念所有帮助过自己的老领导，《老八路》中老团长张宝辰，《宽容》里的老政委姜元昌，甚至曾严肃批评过他并要给他处分的师长王少伯（《教诲》），在他的笔下都是那么可爱可敬的长者。李伟把他们的滴水之恩都变成了前进的动力，把他们的优秀品德当成了自己的人生参照。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篇《三江忠魂——与在天之灵的知青战友对话》，他深深怀念那些消逝在荒原里的美丽青春，无论是倒在突然炸响哑炮前那两个20岁的哈尔滨和北京的战士，还是含冤跳井的北京姑娘，还有死后把骨灰送回连队的老战友，都让李伟时常想来。他说，不珍惜生命，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多少年后，想起这些往事，眼前总会出现那些知青战友留下的最后的身影。他利用工作的机会，去祭拜那些知青战友的墓地。他说：“你依然静静地睡在两棵粗粗的老柞树下。农场为你重新置换了墓碑，清除了杂草和荆棘，周围还意外地长出了一圈赤莓果，晶晶莹莹。我在柞树上采摘了两片老叶，拾起几粒赤莓果，带回城里，想有机会送给你的亲友，让更多的人经常看看你。”

看到这儿，每一个老知青都会心酸，不禁想起自己那埋在荒原深处的战友，他们的坟头草绿草黄，不败的是他们永恒的青春花朵。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那篇怀念他的岳母费瑛的文章《清明时节雪纷纷》，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运动的领袖接纳了他这位工人出身并不高大英俊的普通知青女婿。李伟字字情深，感谢这位革命前辈给他一个好妻子，帮他们培养了一个好女儿，更感谢她用自己的高风亮节激励了他们在北大荒奋斗了近20年。

我还有些不满足，李伟对他和上海姑娘吴光的非凡爱情只是蜻蜓点水般地一带而过。也许将来他对此还会有新作。

这是一本很丰厚的文集，知青岁月是“核心唱段”，前一部分还写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经历，后面还有他在省人大20年工作的重要记录。我以为，少年时代是李伟成长的“前因”，人大的工作就是他的“后果”。因为有了——一个纯正少年的文化启蒙，才有了知青生活的磨练，才有了20年人大工作的硕果累累。读书就是读人，从《节节草儿》中，我们清晰地观察了一个人“节节高”的成长过程。

李伟是个低调内向的人，他习惯于默默地工作和学习，不善张扬。他从一个普通知青成长为农场的基层干部，又主要通过自学成为农业经济专家，又在全省的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的农林委员会担负领导工作。他是知青中成长起来的名副其实的栋梁之材。他却自谦把自己比作北大荒土地中最普通的“节节草儿”，这正是我为之感动，并欣然为此书作序的原因。

文已成，题难就。突然想起郑板桥的那首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熟知民生民声的李伟何尝缺少郑板桥这样的情怀。他的《节节草儿》不也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吗！

是以为序。

2008年7月24日

目 录

目

- 序：一枝一叶总关情
——读李伟《节节草儿》…………… 贾宏图

一、旧忆篇

- 哈尔滨旧事…………… (1)
——与少年时代的老街坊
串联路上…………… (7)
——与1966年“文化大革命”
幽幽青纱帐…………… (13)
——与1967年“文革”动荡之年

二、创业篇

- 墨香缕缕…………… (18)
——与《兵团战士报》、《农垦报》
野炊之歌…………… (22)
——与馋涎斗争的小窍门
枪之歌…………… (26)
——武装连的故事
十喜临门…………… (31)
——与连队发展建设
我的十怕…………… (36)
——与政治指导员工作
我这一班人…………… (41)
——与连队干部
老八路…………… (46)
——忆农场老领导张宝辰
宽容…………… (49)
——忆老政委姜元昌
教诲…………… (52)
——忆兵团老师长王少伯

录

1

依好 忱谦	(54)
——与老知青孙忱谦	
别了 饼干大王	(57)
——与老知青龚礼明	
李璞印象	(61)
——与老知青、首创流彩艺术家	
三江忠魂	(66)
——与在天之灵的知青战友对话	
家园之乐	(72)
——在农场生活二三事	
铺·炕·床	(77)
——与我睡觉的地方	
绵绵的完达山下	(82)
——与飞禽走兽相遇的日子	

三、洪河篇

圆梦	(89)
——洪河农场的传说	
蜕变	(94)
——农场现代化建设新景	
稀奇的礼物	(99)
——农场开荒建点二三事	
高端的关爱	(103)
——光顾农场的领导们	
机遇 正气 奉献	(107)
——与农场有志青年们	
开放 友谊 相知	(112)
——与农场外事活动	
可怕的汇率变化	(118)
——与农场补偿贸易理论	
眼界	(121)
——与农场老领导姜向春	
老校长	(124)
——忆党校老校长王英武	
永远的大荒情	(127)
——与赵清景副主任相处的日子	

清明时节雪纷纷	(131)
——忆岳母费瑛同志	

四、人大篇

立法的故事	(138)
——人大农林工作之一	
监督旧忆	(142)
——人大农林工作之二	
调研纵横	(146)
——人大农林工作之三	
温暖	(150)
——人大农林工作之四	
天意	(155)
——人大机关一日	
十年磨一剑	(160)
——编著《世界农业法鉴》	
收获	(165)
——与孙魁文《沃野足痕》	
信任的力量	(169)
——与王宗璋《世纪之交的跨越》	
阵地	(173)
——与人大《法治》	

五、出访篇

敞开的大门	(177)
——美国考察见闻之一	
反恐的代价	(182)
——美国考察见闻之二	
星条的故事	(186)
——美国考察见闻之三	
豆浆的比价	(190)
——美国考察见闻之四	
伟大的馈赠	(193)
——美国考察见闻之五	

联合的遐想	(196)
——美国考察见闻之六	
公路的革命	(201)
——美国考察见闻之七	
赌城的记忆	(205)
——美国考察见闻之八	
好莱坞的包容	(209)
——美国考察见闻之九	
百年的眼光	(214)
——美国考察见闻之十	
神秘的自由	(223)
——美国考察见闻之十一	
檀香山的彩云	(229)
——美国考察见闻之十二	
东瀛归来	(234)
——日本考察见闻	
辛辣的民族	(240)
——韩国考察见闻	

六、兴趣篇

一生的挚爱	(246)
——与乒乓球运动	
见习木匠	(251)
——与我家的家具	
老酒一壶	(255)
——与酒友们故事	
意外的疯狂	(259)
——初学数码摄影	
赏宝	(263)
——与家中旧物	
节节草儿	(268)
——与本书写作	
后记	(271)

旧忆篇

1952年，我从齐齐哈尔市昂昂溪镇，随家人迁入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北京街、建筑街居住。“文革”中，参加过红卫兵大串联，后以逍遥为主。上山下乡前，到杜蒙自治县连环湖一带的亲友家游玩过。

哈尔滨旧事

——与少年时代的老街坊

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东方的“小巴黎”到处充满了神秘。我们住进了当时还是苏联侨民居住区的老街坊，朦朦胧胧之中，感受着那里的一切。半个世纪过去，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仍是那样清晰可辨。

(一) 苏联小平房

我家是典型的俄式平房，位于南岗区北京街和建筑街交叉口。座东朝西，鹅黄的墙体，深褐的斜顶，掩映在一片老榆树下。

平房是上世纪20年代建造的，按照苏联侨民生活习惯设计，南北各一木制门楼，棚檐尖尖，门板宽宽，北门临街，南门靠院。除此，东侧还有一间大凉亭，一面倚墙，三面迎光，半截方格玻璃，半截木板围墙。平房里房间不很大，但很方便，南北门进来，迎面都是一间客厅，几分暗色，幽幽静静。客厅连着卧室、厨房、卫生间，通风好，夏天凉风可吹进卧室，冬天门一关温暖如春。过年时，孩子可在客厅里点焰火，放鞭炮。

客厅旁的两套卧室，都是套房，白墙，红漆地板，乳漆门窗。卧室里，最称奇的是高大的壁炉式火墙，全部用苏联的精制耐火砖砌成，涂着油彩。火墙象个老虎口，一周烧两次，每次烧掉三大盆好煤。客厅两侧的厨房、卫生间也很讲究。厨房里有热水箱、大烤炉；还



北京街苏联小平房

有地窖。

我们在平房里度过六个春秋。现在，这里的平房早已扒掉，建起了万丈高楼。

(二) 绿荫下院落

这是平房外的院落。院落是黑色木栅栏围起来的。院落一年四季由野草、野花覆盖着。十几棵老榆树遮天蔽日，护罩着每一角落。院落里原来住的是一户苏联老侨民，陪伴他们的是蝉鸣鸟叫。后来，他们也搬走了。我们搬进院落后，小孩渐多，整天踢球，捉蜻蜓，扑蝴蝶，很快踩出一条条小路。后来，有人家在院落里开荒种菜，我们也闻风而动，烧荒铲草，种上了茄子、辣椒、豆角和苞米。院落里，蔬菜粮食越种越多，人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只剩下老榆树和木栅栏。从此，院落的绿荫和宁静消失了。

(三) 坚硬石头道

平房北侧的建筑街，始建于1898年，路面是一块块大方石，每块15公分宽，20公分长，抗压厚度在30公分以上。大方石裸露面都是突鼓的，像俄式面包一样圆楞楞、油光光，仿佛街道是由一排排、一片片黑面包方阵砌成的。

街道路面不宽，但很结实，不怕重负。平日，只有苏联老侨民的木轮马车把路面震得咯咯作响。那一年夜晚，一辆辆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志愿军坦克车从火车站军列



俄式马车

卸下后，径直踏上这条石头道，呼啸着开向远处。天亮后，我们到石头道上一看，被碾压出一道道白花的车印。

如今的建筑街，路面的大方石早已被拆下运走，换成沥青路，也抗不住重车碾压了。

(四) 神秘的过客

平房四周，原来住着很多苏联侨民。不知为什么，越

住人家越少,家家大门紧锁,窗栏落满灰尘。个别人家还留有看门的侨民老人。

时间长了,我们这群小伙伴凑上去,帮他们劈柴、拉煤、提水,侨民老人脸上会露出一丝笑容,说几声“哈罗绍”(好)、“嘶巴细巴”(谢谢)。后来,这些留守的侨民老人也悄悄地离去了。街头上,偶尔出现几个苏联侨民,过客一样匆忙、神秘。

夏日一天,突然,家长们早晚把门窗关得紧紧。原来,一批大连来的苏联侨民在火车站周转回国,夜里无处去,便四处流窜,相中了车站附近平房的室外木板棚。他们要在这里过夜,吓坏了街坊邻居。只有天亮后,才敢出门看看。此刻,木板棚里铺满了杂草,到处是罐头盒、啤酒瓶、包装纸和碎烟头,不知他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很快离去了,四周恢复了平静、安宁。

(五) 静静北京街

平房门前的正街,是北京街北段,南高北低,落差有三五十米。这是个大斜坡,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欢乐。

夏天大雨一过,大家从老榆树下钻出来玩泥巴,堵雨水,筑起一道水坝,找来废纸叠成小船,在水里荡来荡去。没兴致时,一个猛力把水坝推开,看着水流顺势翻滚而下。冬天时,一两场大雪过后,大斜坡被压成了冰雪滑道。这时,每家的淘小子都是相当忙碌的。找来木板、铁片,做成冰滑鞋、大小爬犁,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冰雪滑道上。最紧张的是多人冰上爬犁表演。大家把爬犁扛到上游制高点,冲着下游摆好。打头的俯卧车头负责调度,后面坐上一两人,最后一人助跑启动,冰爬犁像突然卷起的飓风,顺坡而下,横穿几条街口。

夜幕降临了,炊烟袅袅,满身冰雪的孩子们忘记了回家。

(六) 老式火车站

我家离哈尔滨老火车站很近,随时可听到火车压轨的轰鸣声,看到吐出的滚滚烟圈儿。

老火车站始建于1904年,架构简单,穹顶高高,镶满了五彩玻璃,上有一座报时钟,钟声很响,远处都能听到。火车站东西两侧是候车厅,外墙两排大窗户,中间只



老火车站

有主楼开门，门不大，进出人很少。

火车站前是一个很大的广场，有一座纪念碑。日伪时期，碑上刻着屈辱中国人的印记。解放后，改建成中苏友好纪念碑。碑的周围是一个大花园，松柏、草坪、花坛、长椅、小路，很幽静。火车站前有两条电车轨道，通向道里、道外、南岗三区。

火车站平时人流不多。一年盛夏，站前突然喧嚣起来，从车站里出来了数不清的苏联军人和家眷，占满了站前广场，尽情地吃喝玩乐。特别是一群青年军人脱下军装，穿着背心裤头，在广场上开始了足球比赛。他们把球踢到车站穹顶上、纪念碑塔尖上，有的还在电车道上练射门。他们玩疯了，全然不顾周围一切。夜深了，车站广场歌声、琴声，说笑声、打斗声混杂一片，这里又变成了不夜城。过了几日，他们终于走向车站离去了。

老火车站于1959年拆掉。有时我想，若这座老火车站还在，像现在的日本东京火车站一样，好好打扮一番，或许也会很漂亮、现代的。

(七) 巍巍霁虹桥

走出家门，过几条街便是霁虹桥。霁虹桥建于1925年，桥名取自《阿房宫赋》，霁虹也，雨止云散，长虹如桥。

霁虹桥是老火车站东北方向的跨线桥，穿行城市三区的交汇点。霁虹桥很短，桥面很厚，石头铺成。显眼处是那四座方身尖顶的塔型桥头桩，上有四根金属铸造的五花盏灯柱，白天装饰桥景，夜晚照明引路。

霁虹桥是哈尔滨的历史见证。1946年，解放军359旅踏上霁虹桥头，标志哈尔滨迎了解放的春天。当年，霁虹桥上整天没有几辆汽车通过，来往的都是行人、马车和人力车。上



霁虹桥石头道